



扬帆远行

◎陈顺源

一匹狼奔跑

◎海狼

一匹狼奔跑
再次相见
是三十多年后的夏天
沉闷的狼蹄
交错着雷鸣与电闪
踏着风,驾着雨
在高天之下
在荒岭之上
一匹狼奔跑,啸月
像枪炮一样响亮
比梦境还要美

一匹狼奔跑
在寂寥的大漠
它密集的踪影
长出了强毅的胡杨
令征途折毁
却让生命昂立
那静静燃烧的落日
是辽阔江山里

最荣耀的图腾之手
抹除痛苦之泪
抚平亿万沧桑

一匹狼奔跑
滚滚的乌鸦惊飞
那黑的山,白的水
是它骨头的流浪
是它灵魂的皈依
穿过太行,向东跑
越过黄河,朝南奔
那雪与雾的前程
伤痕累累,体无完肤
它用血肉的琴弓
演奏生死的幻影

一匹狼奔跑
迷离而暴虐的时光
滋生出长云如冰
刀有刀的刃

剑有剑的眼
那满目的狼影匆匆
让离别,愁云惨淡
让夜黑,群星闪耀
就像我在诗酒里纵情
号令群侠般的文字
神功毕现,岿然不动

一匹狼奔跑
扑倒在光明的早晨
坚候着梦的抵达
一匹狼,就像我这匹狼
总是在奔跑
大地震动着
更为莽烈的暴乱
一位诗人说,他看见
一匹狼在奔跑
铁甲依然在
它渡江跨海,一路北进



儿时的夏天

◎羽白

最近雪糕刺客频上热搜,不禁让人想起小时候的雪糕。那时的夏天也很热,没有空调,就靠吃冷饮、吹电扇、吃西瓜解暑。

那时的雪糕,存活到现在的有光明冰砖、三色杯、盐水棒冰等。吃冰砖最过瘾,我直到现在还记得邻家哥哥大口吞下雪白的光明冰砖时那种满足、享受的样子。他们家是批发的,吃完了一个还有一个,我从小到大父母从没给我批发过棒冰,故此格外羡慕。三色杯也很经典,顾名思义有白色、粉色、咖啡色三种颜色,配个小棒棒,舀着吃,我每次都是先吃白色的或咖啡色的,最后吃粉色的,应该是草莓味的,我最不喜粉色的,放到最后吃。三色杯吃完了还能洗当肥皂盒用。这两款雪糕到现在还在市场上坚挺着,让人看着分外亲切。

小时候也有特属于那个年代的雪糕,冷狗、熊猫、紫雪糕、雪奶、雪宝、雪橙、赤豆棒冰等。熊猫顾

名思义,就是一个熊猫头模样,由咖啡色和白色两色构成。冷狗其实和狗没半点关系,是一根长长的白色棍儿,上面点缀着葡萄干,简简单单,却很好吃。紫雪糕其实就是雪糕外面有一层巧克力包裹着。雪奶、雪宝、雪橙是一家公司出品的,记得小时候我和表哥去上学,外婆会给哥哥几毛钱,让他买冷饮给我们吃,哥哥喜欢吃雪宝,我喜欢吃雪奶。前者其实就是巧克力口味,但绝不黏腻,反而很清爽;后者就是白色的雪糕,很单纯,比雪宝要黏稠一些,雪橙吃得少,好像就是颜色偏橙黄一点,也很好吃。雪糕吃完了,学校也就到了。还有一种雪糕,我叫不来名字,是足球形状的,白色的雪糕都在里面,要用小棍挖着吃。

不管什么牌子、什么品种的雪糕,都好吃,且不贵,童叟无欺。那时吃雪糕都特珍惜,一开始都舍不得咬的,慢慢舔着,后来雪糕化了,

才开始咬着吃。

小时候没有空调,只有落地扇,后来又有了吊扇。白天我在外婆家做暑假作业,跟外公学书法,自己绣花,和表哥打羽毛球,在外婆家的墙上写字画画。傍晚,我们会在家里的阳台上吃晚饭。母亲喜欢吃小龙虾和西瓜,她常常只吃西瓜,不吃饭。家里蚊子多,很多时候,父母弄了灭蚊药在家里灭蚊,然后我们就出去散步。晚上,大家在阳台上乘凉。父母搬来两张椅子,上面放两块铺板,就可躺在上面看屋里的电视。那时港台电视剧引进大陆时间不长,很是吸引人。上海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也好看。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地方实在太小,我一个转身还从铺板上滚了下来,觉得很丢脸,忍住眼泪没让它流下来,也没告诉父母。

儿时的夏天就是这样,像过去的雪糕一样,简单美好,让人回味无穷。

围垦往事

◎田汉臣



作为45万围垦大军中的一员,近日与几位“垦友”登上迤逦巍峨,如游龙翩跹似的百里海堤“洋口临港堤”段,极目俯瞰,堤外烟波浩渺、海天一色、货轮林立、舢舨相结;堤内村野绿茵、田畴如毯、工厂林立、港城繁荣。如东已阔步迈向陆海统筹发展新时代。

1951年至今,如东实施25次大规模围垦,动用民工45万人次,完成土方近5000万方,筑堤总里程230多公里,如果将其换算成1米高、1米宽的堤坝,长度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多,总匡围土地60万亩,相当于从大海里围出了一个新如东,创造了“荒滩变绿洲、沧海变桑田”的人间奇迹。

我有幸参加三次围垦。20世纪70年代初,我借调公社团部,参加环港、王家潭围垦工程,担任团部财供员,负责由上级配发给全公社民工的计划物资以及每个民工按每工日以两角钱半斤大米的补贴的分发和结算。我还兼任宣传员,负责全公社围垦工地的宣传专栏、语录牌、红旗、彩旗。同时,配备高音喇叭,通过宣传工地好人好事、斗天战海的英雄事迹,鼓舞振作民工士气。白天完成了繁杂任务,我每天夜晚护堤巡察。在大汛期,冒着严寒,顶着朔风,巡防在海堤上,以防潮水侵堤,确保万无一失。

1981年冬天,县委、县政府下达童店公社赴东凌围垦的任务,公社领导班子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委决定由我和另一位领导带领民工出征。其时我30出头,凭着年轻气盛和前两次围垦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召开全团誓师大会,叫响“与海龙王抢时间、下五洋捉鳖”的口号,全团4000多名民工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苦干实干,奋战32天,东凌围垦童店段围垦大功告成,又一次受到上级表扬。

围垦一般都在冬天进行,其时潮位低、怪潮少。但在零摄氏度以下低温和买不起橡胶靴的条件下,民工们面对刀割的寒风、冰冷的海水、刺脚的薄冰,光着流血的脚板,打着铿锵号子,每担挑着130多斤重的泥块,来回奔跑在工地上。从匡河挑一担泥上来已筋疲力尽,还要越过高堤青坎,爬河坎攀堤顶,来到8米高处,几乎耗尽全部力气。时间太宝贵了,如不与海水抢时间,潮来一冲将会前功尽弃,目标总任务是要堤成河成。

回想起童店公社与南通县二爻公社一河之隔,两岸农民的劳力负担和劳动强度有着天壤之别。原童店牛场村三个生产队因遥望港开挖划到二爻,由于不属一个县,他们没有围垦任务。我们不仅要围垦,而且每年奔赴海边春修、秋修,在工地上每天连续十多个小时使出牛劲,夜里睡在低矮工棚里的地铺上,冬春潮湿阴冷,夏天闷热难当,好多人落下痛苦一生的风湿。

如今,在罗金敛银的滩涂上,已建成10万~30万吨级深水大港、国家级LNG接收站;桐昆、金光等一批百亿项目安营扎寨;曾经潮起潮落的沿海经济开发带,去年销售收入突破500亿元。

向海发展,欣欣向荣;耕海图强,绿动中国。时移世易,沧海桑田,50多年过去了,45万垦荒者们,你们为再造一个新如东作出的贡献,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历史一定会记住你们!